

溫
病
條
辨

温病條辨雜說卷四

汪瑟菴先生參訂

吳



徵以園先生同參

慈溪葉氏濬吾樓重鐫

朱武曹先生點評

海橋阮志銳校字

汗論

汗也者合陽氣陰精蒸化而出者也內經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蓋汗之為物以陽氣為運用以陰精為材料陰精有餘陽氣不足則汗不能自出不出

陰陽配對疏
發致汗之由

與不汗之由
可汗之由與
不可汗之由
二千餘年以
來不斷之疑
案至今始定

則死陽氣有餘陰精不足多能自出再發則瘳瘳亦
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陰精有餘陽氣
不足又爲寒邪肅殺之氣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
溫味薄急走之藥以運用其陽氣仲景之治傷寒是
也傷寒一書始終以救陽氣爲主其有陽氣有餘陰
精不足又爲溫熱升發之氣所鑠而汗自出或不出
者必用辛涼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涼甘潤培養其
陰精爲材料以爲正汗之地本論之治溫熱是也本

論始終以救陰精爲主此傷寒所以不可不發汗溫熱病斷不可發汗之大較也唐宋以來多昧於此是以人各著一傷寒書而病溫熱者之禍亟矣嗚呼天道歟抑人事歟

方中行先生或問六氣論

原文云或問天有六氣風寒暑溼燥火風寒暑溼經皆揭病出條例以立論而不揭燥火燥火無病可論乎曰素問言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溼冬傷於

寒者蓋以四氣之在四時各有專令故皆專病也燥
火無專令故不專病而寄病於百病之中猶土無正
位而寄王於四時辰戌丑未之中不揭者無病無燥
火也愚按此論牽強臆斷不足取信蓋信經太過則
鑿之病也春風夏火長夏溼土秋燥冬寒此所謂播
五行於四時也經言先夏至爲病溫卽火之謂夏傷
於暑指長夏中央土而言也秋傷於溼指初秋而言
乃上令溼土之氣流行未盡蓋天之行令每微於令

之初而盛於令之末至正秋傷燥想代遠年湮脫簡
故耳喻氏補之誠是但不當硬改經文已詳論於下
焦寒溼第四十七條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時比燥火
則謬甚矣夫寄王者溼土也豈燥火哉以先生之高
明而於六氣乃昧昧焉亦干慮之失矣

傷寒註論

仲祖傷寒論誠爲金科玉律奈註解甚難蓋代遠年
湮中間不無脫簡又爲後人妄增斷不能起仲景於

從來著作家
多犯此病

九原而問之何條在先何條在後何處尙有若干文字何處係後人僞增惟有關疑闕殆擇其可信者而從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爾創斯註者則有林氏成氏大抵隨文順解不能透發精義然創始實難不爲無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實能苦心力索暢所欲言溯本探微顯幽發祕雖未能處處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尙論補其闕略發其所未發亦誠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卻心解數處其大端亦從方論中來不

應力抵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條辨附刻尙論
篇歷數喻氏僭竊之罪條分而暢評之喻氏之後又
有高氏註尙論發明亦有心得可取處其大端暗竊
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詆喻氏亦如喻氏之於方氏
也北平劉覺菴先生起而證之亦如林北海之證尙
論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鄭氏程氏之後條
辨無足取者明眼人自識之舒馳遠之集註一以喻
氏爲主兼引程郊倩之後條辨雜以及門之論斷若

不知有方氏之前條辨者遂以喻氏竊方氏之論直
謂爲喻氏書矣此外有沈目南註張隱菴集註程雲
來集註皆可閱至慈谿柯韻伯註傷寒論著來蘇集
聰明才辨不無發明可供採擇然其自序中謂大青
龍一證方喻之註大錯目之曰鄭聲曰揚墨及取三
註對勘虛中切理而細繹之柯註謂風有陰陽汗出
脈緩之桂枝證是中鼓動之陽風汗不出脈緊煩燥
之人青龍證是中凜冽之陰風試問中鼓動之陽風

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溫法置內經風淫於內治以辛
涼佐以苦甘之正法於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
九卷反背素問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動之陽風者主
以甘溫之桂枝中凜冽之陰風者反主以寒涼之石
膏有是理乎其註煩躁又曰熱淫於內則心神煩擾
風淫於內故手足躁亂方先生原註風
爲煩寒則燥既曰凜冽陰
風又曰熱淫於內有是理乎種種矛盾不可枚舉方
氏立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吾不敢謂卽仲

持才氣者多
武斷

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景之本來面目然欲使後學眉目清楚不爲無見如
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卽仲景之心法而高於方氏也
其刪改原文處多逞臆說不若方氏之純正矣且方
氏創通大義其功不可沒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
於方氏補偏救弊其卓識妙悟不無可取而獨惡其
自高已見各立門戶務掩前人之善耳後之學者其
各以明道濟世爲急毋以爭名競勝爲心民生幸甚
汪案分風寒營衛三法始於成氏未爲甚非至方

氏始各立疆界喻氏並將溫病小兒分爲三法則
愈失愈遠矣

風論

內經曰風爲百病之長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夫風
何以爲百病之長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蓋冬至
四十五日以後夜半少陽起而立春於立春前十五
日交大寒節而厥陰風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陽
氣以佈德行仁生養萬物者也故王者功德卽成以

後制禮作樂舞八佾而宣八風所謂四時和八風理而民不夭折風非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氣足者豈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則病斯起矣以天地生之具反爲人受害之物恩極大而害亦廣矣蓋風之體不一而風之用有殊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則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於四時八節也立春起艮方從東北隅而來名之曰條風八節各隨其方而起常

謹土兼五行也

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謂之衝風又謂之虛邪賊風爲其乘月建之虛則其變也春初之風則夾寒水之母

氣春末之風則帶火熱之子氣夏初之風則木氣未

盡而炎火漸生長夏之風則挾暑氣溼氣木氣未爲木庫

大雨而後暴涼則挾寒水之氣久晴不雨以其近秋

也而先行燥氣是長夏之風無所不兼而人則無所

不病矣初秋則挾溼氣季秋則兼寒水之氣所以報

冬氣也初冬猶兼燥金之氣正冬則寒水本令而季

冬又報來春風木之氣紙鳶起矣再由五運六氣而推大運如甲己之歲其風多兼溼氣一年六氣中客氣所加何氣則風亦兼其氣而行令焉然則五運六氣非風不行風也者六氣之帥也諸病之領袖也故曰百病之長也其數變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風少移時則由西而北而東方南風之時則晴而熱由北而東則雨而寒矣四時皆有早暮之變不若夏日之數而易見耳夫夏日曰長曰化以盛萬物也而病亦因

之而盛陰符所謂害生於恩也無論四時之風皆帶涼氣者木以水爲母也轉化轉熱者木生火也且其體無微不入其用無處不有學者誠能體察風之體用而於六淫之病思過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爲治風之祖方下此則以羌防柴葛爲治風之要藥皆未體風之情與內經之精義者也桂枝湯在傷寒書內所治之風風兼寒者也治風之變法也若風之不兼寒者則從內經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

醫不講化氣
不可與言治
弱用藥

治風之正法也以辛涼爲正而甘溫爲變者何風者
木也辛涼者金氣金能制木故也風轉化轉熱辛涼
苦甘則化涼氣也

醫書亦有經子史集論

儒書有經子史集醫書亦有經子史集靈樞素問神
農本經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爲醫門之經而諸
家註論治驗類按本草方書等則醫之子史集也經
細而子史集粗經純而子史集雜理固然也學者必

不可不尊經不尊經則學無根抵或流於異端然尊經太過死於句下則爲賢者過之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不肖者不知有經仲景先生所謂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自漢時而已然矣遑問後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論起銀翹散論

本論第一方用桂枝湯者以初春餘寒之氣未消雖

此是初春畏寒之症卽以

桂枝鼓動微陽

曰風溫

係少陽之氣

少陽緊承厥陰厥陰根乎寒水初起

惡寒之證尙多故仍以桂枝爲首猶時文之領上文來脈也本論方法之始實始於銀翹散

汪按溫病首桂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陽主令柴胡證亦時有果診候確當亦當用之本論不載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時雜感故不欲相混恐致傷寒溫病界限不清耳

吳按六氣播於四時常理也診病者要知夏日亦

有寒病冬日亦有溫病次年春夏尙有上年伏暑
錯綜變化不可枚舉全在測證的確本論凡例內
云除傷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時雜感朗若列眉後
世學者察證之時若真知確見其爲傷寒無論何
時自當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氣中爲何氣非傷寒
者則於本論中求之上焦篇辨傷寒溫暑疑似之
間最詳

本論粗具規模論

大意已見於前卷此又反復以申明之

本論以前人信經太過

經謂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以前人傷寒論爲方法之祖故

前人遂於傷寒法中求溫熱中行且犯此病

混六氣於一傷寒論中治法

悉用辛溫其明者亦自覺不合而未能自立模範

塘

哀道之不明人之不得其死不自揣度而作是書非與人爭名亦毫無求勝前賢之私心也至其序論採錄處粗陳大略未能精詳如暑證中之大順散冷香飲子漿水散之類俱未收錄一以前人已有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紛繁作者既苦日力無多觀者反

畏繁而不覽是以本論不過粗具三焦六淫之大概
規模而已惟望後之賢者進而求之引而伸之斯愚
者之大幸耳

寒疫論

徵按寒疫類傷寒但脈不甚緊亦不數而緩閒亦有口渴便秘耳聾者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狀則憎寒狀熱頭痛骨節煩
疼雖發熱而不甚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類若
役使者然非若溫病之不甚頭痛骨痛而渴甚故名
曰寒疫耳蓋六氣寒水司天在泉或五運寒水太過

之歲或六氣中加臨之客氣爲寒水不論四時或有是證其未化熱而惡寒之時則用辛溫解肌既化熱之後如風溫證者則用辛涼清熱無二理也

僞病名論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無今有之僞名蓋因俗人不識本病之名而僞造者因而亂治以致誤人性命如滯下腸澼下便膿血古有之矣今則反名曰痢疾蓋利者滑利之義古稱自利者皆泄瀉通利太過之證

卽或不死而
已割復發此
生非割不行
竟委身於惡
婦豈亦宿孽

也滯者淤澇不通之象二義正相反矣然治法尙無

大疵謬也至婦人陰挺陰蝕陰癢陰菌等證古有明

文太抵多因於肝經鬱結溼熱下注浸淫而成近日

北人名之曰瘡厯考古文並無是字焉有是病而治

法則用一種惡劣婦人以鍼刺之或用細勾勾之利

刀割之十割九死哀哉其或閒有一二刀傷不重去

血不多病本輕微者得愈則恣索重謝試思前陰乃

腎之部肝經蟠結之地衝任督三脈由此而分走前

後豈可肆用刀勾之所甚則肝鬱脇痛經閉寒熱等證而亦名之曰瘡無形可割則以大鍼鍼之在婦人猶可借口曰婦人隱疾以婦人治之甚至數歲之男孩痔瘡疝瘕疝疾外感之遺邪總而名之曰瘡而針之割之更屬可惡在庸俗鄉愚信而用之猶可說也竟有讀書明理之文人而亦爲之蠱惑不亦怪哉又如暑月中惡腹痛若霍亂而不得吐瀉煩悶欲死陰凝之痞證也治以苦辛芳熱則愈成霍亂則輕論在

中焦寒溼門中乃今世相傳謂之痧證又有絞腸痧

烏痧之名遂至方書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錢

刮關節使血氣一分一合數分數合而陽氣行行則

通通則痞開痛減而愈但愈後周十二時不可飲水

飲水得陰氣之凝則留邪在絡遇寒或怒動厥陰則不

時舉發發則必刮痧也是則痧固偽名刮痧乃通陽

之法雖流俗之治頗能救急猶可也但禁水甚難最

易留邪無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溫病夫溫病陽邪

有以僞名附
和者亦有本
不知其證而
隨口捏造僞
名者外科尤
甚

也刮則通陽太急陰液立見消亡雖後來醫治得法
百無一生吾親見有瘞而死者有癢不可忍而死者
庸俗之習牢不可破豈不哀哉此外僞名妄治頗多
茲特舉其尤者耳若時醫隨口捏造僞名南北皆有
不勝指屈矣嗚呼名不正必害於事學者可不察乎

溫病起手太陰論

四時溫病多似傷寒傷寒起足太陽今謂溫病起手
太陰何以手太陰亦主外感乎手太陰之見證何以

徵按外以統
內猶城郭之
於宮室上以
統下猶冠冕
之於裳履二
者相似略同

大略似足太陽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陰陽有反正之
義庸可混乎素問平人氣象論曰藏真高於肺以行
營衛陰陽也傷寒論中分營分衛言陰言陽以外感
初起必由衛而營由陽而陰足太陽如人家大門由
外以統內主營衛陰陽手太陰爲華蓋三才之天由
上以統下亦由外以包內亦主營衛陰陽故大略相
同也大雖同而細終異異者何如太陽之竅主出太
陰之竅兼主出入太陽之竅開於下太陰之竅開於

上之類學者須於同中求異異中驗同同異互參真
詮自見

徵按昔賢有云傷寒傳足不傳手是說也舉世莫
明其故考諸陰陽別論三陽三陰之脈皆起於足
不起於手人之傷於寒也每傷於太陽寒水之地
氣故其應於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陽根起於至陰
其穴在足小指之外側陽明根起於厲兌其穴在
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陽根起於竅陰其穴在足小

指次指之端太陰根起於隱白其穴在足大指之
端少陰根起於湧泉其穴在足心下踰指宛宛中
厥陰根起於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於
周身也三陽脈行於表三陰脈行於裏外爲陽內
爲陰背爲陽腹爲陰傷寒由表入裏由淺入深以
次相傳必然之勢惟其足先受也其病側重在足
自不傳於手經不然豈有一人之身截而爲二之
理而六氣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趙氏醫貫中直

將三陽三陰傳經之說一概抹煞並不分傷寒溫
病惟以一逍遙散主治又不免師心悖經之弊以
上所云蓋指冬月之正傷寒也初春去冬未遠寒
水之氣尙在至若四時傷寒雖非寒水之氣而亦
不免於濁陰之地氣誠不若溫病所受受於身半
以上多從鼻孔而入蓋身半以上主天氣肺開竅
於鼻亦天氣也

燥氣論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氣皆言化熱傷津之證治以辛

甘微涼

金必尅木木受尅則子為母復仇火來勝復矣

未及寒化蓋燥氣寒

化乃燥氣之正素問謂陽明所至為清勁是也素問

又謂燥極而澤

土為金母水為金子也

本論多類及於寒溼伏

暑門中如嘔吐腹痛之類經謂燥淫所勝民病善嘔

心脇痛不能轉側者是也治以苦溫內經治燥之正

法也前人有六氣之中惟燥不為病之說蓋以燥統

於寒

吳氏素問注云寒統燥溼暑統風火故云寒暑六入也

而近於寒凡見燥

病只以爲寒而不知其爲燥也合六氣而觀之餘俱
主生獨燥主殺豈不爲病者乎細讀素問自知再前
三篇原爲溫病而設而類及於暑溫溼溫其於伏暑
溼溫門中尤必三致意者蓋以秋日暑溼踞於內新
涼燥氣加於外燥溼兼至最難界限清楚稍不確當
其敗壞不可勝言經謂粗工治病溼證未已燥證復
起蓋謂此也

溼有兼熱兼寒暑有兼風兼燥燥有寒
化熱化先將暑溼燥分開再將寒熱辨

明自有
準的

外感總數論

天以六氣生萬物其錯綜變化無形之妙用愚者未
易窺測而人之受病卽從此而來近人止知六氣太
過曰六淫之邪內經亦未窮極其變夫六氣傷人豈
界限清楚毫無兼氣也哉以六乘六蓋三十六病也
夫天地大道之數無不始於一而成於三如一三爲
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而黃鐘始備六氣爲病必
再以三十六數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條而

外感之數始窮此中猶不兼內傷若兼內傷則靡可
紀極矣嗚呼近人凡見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湯豈
不謬哉

治病法論

治外感如將

兵貴神速機圓法活去邪務盡善後務細蓋早平一日則人少受一日之害

治內傷如相

坐鎮從容神機默運無功可言無德可見而人登壽域

治上焦如

羽

非輕不舉

治中焦如衡

非平不安

治下焦如權

非重不沈

吳又可溫病禁黃連論

唐宋以來治溫熱病者初用辛溫發表見病不爲藥
衰則恣用苦寒大隊芩連知柏愈服愈燥河間且犯
此弊蓋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氣化火反見齒板黑
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極而似水也吳又可非之誠
是但又不識苦寒化燥之理以爲黃連守而不走大
黃走而不守夫黃連不可輕用大黃與黃連同一苦
寒藥迅利於黃連百倍反可輕用哉余用普濟消毒
飲於溫病初起必去芩連畏其入裏而犯中下焦也

於應用芩連方內必大隊甘寒以監之但令清熱化陰不令化燥如陽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證於酒客便溏頻數者則重用之溼溫門則不惟不忌芩連仍重賴之蓋欲其化燥也語云藥用當而通神醫者之於藥何好何惡惟當之是求

汪按王太僕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風溫溫熱氣復論

仲景謂腰以上腫當發汗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蓋指
溼家風水皮水之腫而言又謂無水虛腫當發其汗
蓋指陽氣閉結而陰不虛者言也若溫熱大傷陰氣
之後由陰精損及陽氣愈後陽氣暴復陰尙虧歉之
至豈可發汗利小便哉吳又可於氣復條下謂血乃
氣之依歸氣先血而生無所依歸故暫浮腫但靜養
節飲食自愈余見世人每遇浮腫便與淡滲利小便
方法豈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證快利津液爲肺

癰肺痿證與陰虛咳嗽身熱之勞損證哉余治是證
悉用復脈湯重加甘草只補其未足之陰以配其已
復之陽而腫自消干治干得無少差謬敢以告後之
治溫熱氣復者暑溫溼溫不在此例

治血論

人之血卽天地之水也在卦爲坎

坎爲血卦

治水者不求

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見其能治也蓋善
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氣坎之上下兩陰爻水也坎之

所謂水天
氣

中陽氣也其原分自乾之中陽乾之上下兩陽臣與
民也乾之中陽在上爲君在下爲師天下有君師各
行其道於天下而彝倫不敘者乎天下有彝倫攸敘
而水不治者乎此洪範所以歸本皇極而與禹貢相
爲表裏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
無形之氣蓋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氣能生血血不
能生氣倘氣有未和如男子不能正家而責之無知
之婦人不亦拙乎至於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責之肺

氣或心氣中焦之血責之胃氣或脾氣下焦之血責
之肝氣腎氣八脈之氣治水與血之法間亦有用通
者開支河也有用塞者崇隄防也然皆已病之後不
得不與治其末而非未病之先專治其本之道也

汪按血虛者補其氣而血自生血滯者調其氣而
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氣而血自下血內溢者固
其氣而血自止

九竅論

獨出心
裁窮理
入細

人身九竅上竅七下竅二上竅爲陽下竅爲陰盡人
而知之也其中陰陽奇偶生成之妙諦內經未言茲
特補而論之陽竅反用偶陰竅反用奇上竅統爲陽
耳目視聽其氣清爲陽鼻臭口食其氣濁則陰也耳
聽無形之聲爲上竅陽中之至陽中虛而形縱兩開
相離甚遠目視有形之色爲上竅陽中之陰中實而
橫兩開相離較近鼻臭無形之氣爲上竅陰中之陽
虛而形縱雖亦兩竅外則仍統於一口食有形之五

味為上竅陰中之陰中又虛又實有出有納而形橫
 外雖一竅而中仍二合上竅觀之陽者偏陰者正土
 居中位也陽者縱陰者橫縱走氣而橫走血血陰而
 氣陽也雖曰七竅實則八也陽竅外陽七而內陰八
 外奇而內偶陽生於七成於八也生數陽也成數陰
 也陽竅用成數七八成數也下竅能生化之前陰陰
 中之陽也外雖一竅而內實二陽竅用偶也後陰但
 主出濁為陰中之至陰內外皆一而已陰竅用奇也

合下竅觀之雖曰二竅暗則三也陰竅外陰數二而內

陽數三外偶而內奇陰竅用生數二三生數也上竅明

七陽也暗八陰也下竅明二陰也暗三陽也合上下

竅而論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爲老一爲少

老成而少生也九爲陽數之終一爲陽數之始始終

上下一陽氣之循環也開竅者運陽氣也妙諦無窮

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爲難識余嘗嘆曰修身

者正字難格致者互字難

汪按此卽陰陽互根之義發明極精核

形體論

內經之論形體頭足腹背經絡臟腑詳矣而獨未總論夫形體之大綱不揣鄙陋補之人之形體頂天立地端直以長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爲元在五常爲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體直而麟鳳龜龍之屬莫與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遽條戚施直之對也程子謂生理本直味本字之義

以希聖希賢
之心行生物
聖人之道

蓋言天以本直之理生此端直之形人自當行公直
之行也人之形體無鱗介毛羽謂之倮蟲倮者土也
土主信是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
備健順五常之德而有精神魂魄心意思智慮以
行孝弟忠信以期不負天地付畀之重自別於麟鳳
龜龍之屬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惟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孝經曰天地之道人惟貴人可不識
人之形體以爲生哉醫可不識人之形體以爲治哉

徵按本論補傷寒論未備而作也雜說一卷又補
篇中遺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末作九竅形體二論
總結全部兼補內經之所闕欲人見著知微明體
達用卽如九竅形體日在目前猶且習焉不察從
未經人道破甚矣格致之難也儒者不能格致則
無以窮理盡性以致於命是負天之所生醫者不
能格致則無以處方用法生物生人日從事於軒
岐之書亦猶是瞑行而索途耳蓋人之自生與生

人之生異出同原皆賴此一點不忍之心爲之所
謂仁也論形體而歸本於造化見天地付畀甚重
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
氣名物理數而言非若小家倚於一偏之論而已
也其不忍之心爲何如耶

汪按雜說一編因本論有未備者作此以緯之雖
偶及形體氣血大旨仍以發明本論非泛言醫理
也婦人小兒各有專科然自溫病門徑未清因而

產後驚風急驚慢驚之偽名紛紜舛錯故作解產
難解兒難痘疹之爲證仍與六氣同治痘雖原於
胎毒亦因六氣而發故並及之蓋溫病門徑不清
勢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諸證門徑皆清亦不能辨
明溫病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所望於學者
之博學詳說而一以貫之矣

溫病條辨卷四終

解產難題詞

天地化生萬物人爲至貴四海之大林林總總孰非
母產然則母之產子也得天地四時日月水火自然
之氣化而亦有難云乎哉曰人爲之也產後偶有疾
病不能不有賴於醫無如醫者不識病亦不識藥而
又相沿故習僞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
無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議論或固執古人一偏之論
而不知所變通種種遺忠不可以更僕數夫以不識

之藥處於不識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
 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醫者亦復不
 知其所以然嗚呼冤哉 璠 目擊神傷作解產難

神氣無阻

天賦出於

天賦出於

天賦出於

天賦出於

溫病條辨解產難卷五

汪瑟菴先生參訂

吳塘鞠通氏著

徵以園先生同參

慈溪葉氏濬吾樓重鐫

朱武曹先生點評

梅橋阮志銳校字

產後總論

產後治法前人頗多非如溫病混入傷寒論中毫無尺度者也
奈前人亦不無間有偏見且散見於諸書之中今人讀書不能
搜求揀擇以致因陋就簡相習成風茲特指出路頭學者隨其

所指而進步焉當不歧於路矣本論不及備錄古法之闕略之
補之偏勝者論之流俗之壞亂者正之治驗之可法者表之

產後三大證論一

產後驚風之說由來已久方中行先生駁之最詳茲
不復議金匱謂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瘧二者病
鬱冒三者大便難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人
病瘧亡血復汗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
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

經所謂陰平
陽秘精神乃
治也

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
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
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
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復發熱者
此爲胃實大承氣湯主之按此論乃產後大勢之全
體也而方則爲汗出中風一偏之證而設故沈目南
謂仲景本意發明產後氣血雖虛然有實證卽當治
實不可顧慮其虛反致病劇也

產後三大證論二

按產後亦有不因中風而本臟自病鬱冒瘧厥大便
難三大證者蓋血虛則厥陽孤則冒液短則大便難
冒者汗者脈多洪大而孔瘕者厥者脈則弦數葉氏
謂之肝風內動余每用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及專
翁大生膏而愈

方法注論悉
載下焦篇

淺深次第臨時斟酌

產後三大證論三

心典云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此筋病

方出心典悟
從金匱故能
奏效如神非

也亡陰血虛陽氣遂厥而寒復鬱之則頭眩而目瞽
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諸陽亡津液胃燥則大
腸失其潤而大便難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爲亡血
傷津則一故皆爲產後所有之病卽此推之凡產後
血虛諸證可心領而神會矣按以上三大證皆可用
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專翕膏主之蓋此六方皆能
潤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淺深次第之不
同耳產後無他病但大便難者可與增液湯

方注並
見中焦

若張氏之以
羌活代麻黃
也

篇溫
熱門

以上七方產後血虛液短雖微有外感或外感
已去大半邪少虛多者便可選用不必俟外感盡淨
而後用之也再產後誤用風藥誤用辛溫剛燥致令
津液受傷者並可以前七方斟酌用之余製此七方
實從金匱原文體會而來用之無不應手而效故敢
以告來者

產後瘀血論

張石頑云產後元氣虧損惡路乘虛上攻眼花頭眩

或心下滿悶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熱童便

主之或血下多而暈或神昏煩亂芎歸湯加人參澤

蘭童便兼補而散之

此條極須斟酌血下多而暈血虛可知豈有再用芎歸澤蘭辛

竄走血中氣分之品以益其虛哉其方全賴人參固之然人參在今日值重難辦方既不善人參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復脈大小定風珠之為愈也明者悟之

又敗血上衝有三或歌

舞談笑或怒罵坐臥甚則踰牆上屋此敗血衝心多

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龍丹如雖悶亂不至顛狂

者失笑散加鬱金若飽悶嘔惡腹滿脹痛者此敗血

今所謂衝心者皆衝胃也衝心者十不一見

衝胃五積散或平胃加薑桂不應送來復丹嘔逆腹脹血化爲水者金匱下瘀血湯若面赤嘔逆欲死或喘急者此敗血衝肺人參蘇木甚則加芒硝蕩滌之大抵衝心者十難救一衝胃者五死五生衝肺者十全一二又產後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氣虛敗而血滯也急用人參蘇木稍遲不救愚按產後原有瘀血上衝等證張氏論之詳矣產後瘀血實證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處拒按輕者用生化湯重者

用回生丹最妙蓋回生丹以醋煮大黃約入病所而不傷他臟內多飛走有情食血之虫又有人參護正何瘀不破何正能傷近見產婦腹痛醫者並不問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湯從事甚至病家亦不延醫每至產後必服生化湯十數帖成陰虛勞病可勝悼哉余見古本達生篇中生化湯方下注云專治產後瘀血腹痛兒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與病對確有所據近日刻本直云治產後諸病甚至有注產下卽服者

孕婦之脈洪
滑流利者無
病沈弦遲澁
皆病也

不通已極可惡可恨再達生篇一書大要教人靜鎮
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藥則未可盡信
如達生湯下懷孕九月後服多服尤妙所謂天下本
無事庸人自擾之矣豈有不問孕婦之身體脈象一
概投藥之理乎假如沈瀯之脈服達生湯則可若流
利洪滑之脈血中之氣本旺血分溫暖何可再用辛
走氣乎必致產後下血過多而成瘕厥矣如此等不
通之語辨之不勝其辨可爲長太息也

徵接近時有保產無憂飲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無論產前何病一概用之甚至有孕婦人無病亦服之名曰安胎而藥肆中卽以此方並生化湯撮合現成謂之官方藥治胎前產後一切病證更覺可笑

產後宜補宜瀉論

朱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卽有雜病以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張景岳云產後既有表

邪不得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內傷停滯不
得不開通消導不可偏執如產後外感風寒頭痛身
熱便實中滿脈緊數洪大有力此表邪實病也又火
盛者必熱渴躁煩或便結腹脹口鼻舌焦黑酷喜冷
飲眼眵尿痛溺赤脈洪滑此內熱實病也又或因產
過食致停蓄不散此內傷實病也又或鬱怒動肝胸
脇脹痛大便不利脈弦滑此氣逆實病也又或惡露
未盡瘀血上衝心腹脹滿疼痛拒按大便難小便利

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

此血逆實證也遇此等實證若用大補是養虎爲患
誤矣愚按二子之說各有見地不可偏廢亦不可偏
聽如丹溪謂產後不可發表仲景先師原有亡血禁
汗之條蓋汗之則瘵也產後氣血成虛不可不補然
雜證一概置之不問則亦不可張氏駁之誠是但治
產後之實證自有妙法妙法爲何手揮目送是也手
下所治係實證目中心中意中注定是產後識證眞
對病確一擊而罷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目中清

胸中要有成
竹臨證時卻
不可先有成
見

楚指下清楚筆下再清楚治產後之能事畢矣如外
感自上焦而來故云治上不犯中然藥反不可過輕
須用多備少服法中病卽已外感已卽復其虛所謂
無糧之兵貴在速戰若畏產後虛怯用藥過輕延至
三四日後反不能勝藥矣余治產後溫暑每用此法
如腹痛拒按則化瘀喜按卽補絡快如轉丸總要醫
者平日用功參悟古書臨證不可有絲毫成見而已
產後六氣爲病論

產後六氣爲病除傷寒遵仲景師外

孕婦傷寒後人有六合湯法

當於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輕重或速去其邪所謂無糧之師貴在速戰者是也或兼護其虛一面扶正一面驅邪大抵初起以速清爲要重證亦必用攻余治黃氏溫熱妊娠七月胎已欲動大實大熱目突舌爛乃前醫過於瞻顧所致用大承氣一服熱退胎安今所生子二十一歲矣如果六氣與瘧瘵之因皦然心目俗傳產後驚風之說可息矣

產後不可用白芍辨

朱丹溪謂產後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氣則大謬
不然但視其爲虛寒虛熱耳若係虛寒雖非產後亦
不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湯去芍藥法小青龍去芍藥
法若係虛熱必宜用之收陰後世不善讀書者古人
良法不知守此等偏謬處偏牢記在心誤盡大事可
發一嘆按白芍花開春末夏初稟厥陰風木之全體
得少陰君火之氣化炎上作苦故氣味苦平

本經芍藥並無

仲祖方中四
逆散主之當
歸四逆湯亦
用之眞武湯
亦用之

酸字但云苦平無毒
酸字後世妄加者也
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

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豈伐生生之氣者乎使
伐生氣仲景小建中湯補諸虛不足而以之爲君乎
張隱菴本草崇原中論之最詳

徵按產後之不用白芍猶之乎產後之不用人參
也世俗醫者云不怕胎前一兩只怕產後一分甚
言產後之不用參也余荆室素稟陽微產後惡露
亦少忽爾鬱冒不知人僕婦兒女環待逾時皆以

爲死且喚且哭余審視之知其爲陽氣不復也急以獨參湯灌之乃甦而其母家猶以爲孟浪甚矣邪說之害良可嘆也

產後誤用歸芎亦能致癒論

當歸川芎爲產後要藥然惟血寒而滯者爲宜若血虛而熱者斷不可用蓋當歸秋分始開花得燥金辛烈之氣香竄異常甚於麻辛不過麻辛無汁而味薄當歸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當功力最速用之不當

生化湯命名
全是以通爲
補之義

爲害亦不淺如亡血液虧孤陽上冒等證而欲望其
補血不亦愚哉蓋當歸止能運血衰多益寡急走善
竄不能靜守誤服致瘵瘵甚則脫川芎有車輪紋其
性更急於當歸蓋物性之偏長於通者必不長於守
也世人不敢用白芍而恣用當歸川芎何其顛倒哉

產後當究奇經論

產後虛在八脈孫真人創論於前葉天士暢明於後
婦科所當首識者也蓋八脈麗於肝腎如樹木之有

知此而後可
讀丹經

本也陰陽交構胎前產後生生化化全賴乎此古語
云醫道通乎仙道者此其大關也

下死胎不可拘執論

死胎不下不可拘執成方而悉用通法當求其不下
之故參之臨時所現之證若何補偏救弊而胎自下
也余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矣診其脈則洪大而芤
問其證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余曰此心氣太
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加

人參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斂服二杯而神清氣甯三
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
用而愈若執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埋乎

催生不可拘執論

催生亦不可拘執一轍陽虛者補陽陰損者翕陰血
滯者通血余治一婦素日脈遲而有癥瘕寒疾厥痛
余用通補八脈大劑丸料服半載而成胎產時五日
不下是夕方延余診視余視其面青診其脈再至用

不問其所以
然之故而惟

事倍生若冬
葵子克腦丸
之類遇此等
證何益哉

經所謂衰其
大半而止過
則死也

安邊桂五錢加入溫經補氣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
生矣亦未曾服第三杯也次日診其脈濇腹痛甚拒
按仍令其服第三杯又減其製用一帖下癥塊長七
八寸寬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塊本有二枚茲下其一
不敢再通矣仍用溫通八脈由漸而愈其他治驗甚
多略舉一二以見門徑耳

產後當補心氣論

產後心虛一證最爲吃緊蓋小兒稟父之腎氣母之

心氣而成胞宮之脈上係心包產後心氣十有九虛
故產後補心氣亦大扼要再水火各自爲用互相爲
體產後腎液虛則心體亦虛補腎陰以配心陽取坎
填離法也余每於產後驚悸脈芤者用加味大定風
珠獲效多矣

方見下焦篇十三頁卽大定風
珠加人參龍骨秋小麥茯神者產後一

切外感當於本論三焦篇中求之再細參葉案則備
矣

產後虛寒虛熱分別論治

產後虛熱前則有三甲復脈三方大小定風珠二方
專翕膏一方增液膏一方三甲增液原爲溫病善後
而設定風珠專翕膏則爲產後虛損無力服人參而
設者也古人謂產後不怕虛寒單怕虛熱蓋溫經之
藥多能補虛而補虛之品難以清熱也故本論詳立
補陰七法所以補丹溪之未備又立通補奇經丸爲
下焦虛寒而設又立天根月窟膏爲產後及勞傷下
焦陰陽兩傷而設也乃從陽補陰從陰補陽互法所

謂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也

汪按產後別有類白虎一證大熱大汗大渴全似白虎惟脈大而無力東垣用補血湯治之余用有驗蓋此證本於勞役傷陽不徒陰虛此湯卽從仲景羊肉湯化出也

保胎論一

每殞胎五六月者責之中焦不能蔭胎宜平日常服小建中湯下焦不足者天根月窟膏蒸動命門眞火

此書原補前
人之未備非
謂全壁學者
參考可也

上蒸脾陽下固八脈真精充足自能固胎矣

汪案五六月墮胎者用杜仲續斷丸脾虛甚者加
白朮三月墮胎者用逍遙散加生地熱甚者加黃
芩亦能保胎論中所立膏方乃爲虛損之甚精血
衰虧者設耳

保胎論二

每殞胎必三月者肝虛而熱古人主以桑寄生湯夫
寄生臨時保胎多有鞭長莫及之患且方中重用人

參合天冬豈盡人而能用者哉莫若平時長服二十

四味專翕膏

方見下焦
篇秋燥門

輕者一料卽能大生重者兩

料

滑過三
四次者

永不墮胎每一料得乾丸藥二十斤每日

早中晚服三次每次三錢約服一年必須戒房事毋

令速速成胎方妙蓋肝熱者成胎甚易虛者又不能

保速成速墮速墮速成嘗見一年內二三次墮者不

死不休仍未曾育一子也專翕純靜翕攝陽動之大

過

肝虛熱易成易墮
豈非動之太過乎

藥用有情者半以補下焦精血

之損以洋參數斤代人參九製以去其苦寒之性煉九日以合其純一之體約費不過三四錢人參之價可辦矣愚製二十一味專翕膏原為產後亡血過多虛不肯復痙厥心悸等證而設後加麋茸桑寄生天冬三味保三月殞胎三四次者獲效多矣故敢以告來者

通補奇經丸方 甘鹹微辛法

鹿茸 八兩 力不能者以嫩毛角代之

紫石英 生研極細二兩

龜板 炙四兩

枸杞子 四兩

當歸 炒黑四兩

肉蓯蓉 六兩

小茴香 炒黑四兩

鹿角膠 六兩

沙苑蒺藜 二兩

補骨脂 四兩

人參 力縣者以九製洋參代之
人參用二兩洋參用四兩

杜仲 二兩

右為極細末煉蜜為丸小梧子大每服二錢漸加至
三錢大便溏者加蓮子芡實牡蠣各四兩以蒺藜洋
參熬膏法丸淋帶者加桑螵蛸兔絲子各四兩癥瘕

久聚少腹痛者去補骨蒺藜杜仲加肉桂丁香各二

兩

天根月窟膏方

酸甘鹹微辛法 陰陽
兩補通守兼施復法也

鹿茸 一觔

烏骨雞 一對

鮑魚 二觔

鹿角膠 一觔

鷄子黃 十六枚

海參 二觔

龜板 二觔

羊腰子 十六枚

桑螵蛸 一觔

烏賊骨 一觔

茯苓 二觔

牡蠣 二觔

洋參 三觔

兔絲子 一觔

龍骨 二觔

蓮子 三觔

桂圓肉 一觔

熟地 四觔

沙苑蒺藜 二觔

白芍 二觔

芡實 二觔

歸身 一觔

小茴香 一觔

補骨脂 一觔

枸杞子 二觔

肉蓯蓉 二觔

萸肉 一觔

紫石英 一觔

生杜仲 一觔

牛膝 一觔

萆薢 一觔

白蜜 三觔

右三十二味熬如專翕膏法用銅鍋四口以有情歸
有情者二無情歸無情者二文火次第煎鍊取汁另

刻醫學初階

入一淨鍋內細鍊九晝夜成膏後下膠蜜以方中有粉無汁之茯苓蓮子芡實牡蠣龍骨鹿茸白芍烏賊骨八味為極細末和前膏為丸梧子大每服三錢日三服

此方治下焦陰陽兩傷八脈虛損急不能復胃氣

尚健胃弱者不可與恐不能傳化重濁之藥也無濕熱證者男子遺精

滑泄精寒無子腰膝痠痛之屬腎虛者以上數條有濕熱皆

不可服也老年體瘦瘵中頭暈耳鳴左肢麻痺緩縱不

收屬下焦陰陽兩虛者

以上諸證有單屬下焦陰虛者宜專翕膏不宜此方

婦人產後下虧淋帶癥痕胞宮虛寒無子數數殞胎或少年生育過多年老腰膝尻胯痠痛者

溫病條辨卷五終

解兒難題詞

兒曷爲乎有難曰天時人事爲之也難於天者一難於人者二天之大德曰生曷爲乎難兒也曰天不能不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之運不能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兒任其氣則生不任其氣則難雖天亦無如何此兒之難於天者也其難於人者奈何曰一難於兒之父母一難於庸陋之醫天下之兒皆天下父母所生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兒之生者

乎曷爲乎難於父母耶曰卽難於父母欲其兒之生也父母曰人生於溫死於寒故父母惟恐其兒之寒父母曰人以食爲天饑則死故父母惟恐其兒之饑天下之兒得全其生者此也天下之兒或受其難者亦此也諺有之曰小兒無凍餓之患有飽煖之災此發乎情不能止乎義禮止知以慈爲慈不知以不慈爲慈此兒之難於父母者也天下之醫操生人之術未有不欲天下之兒之生未有利天下之兒之生

天下之兒之難未有不賴天下之醫之有以生之也
然則醫也者所以補天與父母之不逮以生兒者也
曷爲乎天下之兒難於天下之醫也曰天下若無醫
則天下之兒難猶少且難於天與父母無怨也人受
生於天與父母卽難於天與父母又何怨乎自天下
之醫愈多斯天下之兒難愈廣以受生於天於父母
之兒而難於天下之醫能無怨乎曷爲乎醫愈多而
兒之難愈廣也曰醫也者順天之時測氣之偏適人

之情體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數也無所不通而受之以謙而後可以言醫尤必上與天地呼吸相通下與小兒呼吸相通而守之以誠而後可以爲醫奈何挾生人之名爲利己之術不求歲氣不畏天和統舉四時率投三法毫無知識囿於見聞並不知察色之謂何聞聲之謂何朝微夕甚之謂何或輕或重之謂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至太陽內至厥陰旣與表發又與攻裏且堅執小兒純陽之說無論何氣使然一以

寒涼爲準無論何邪爲病一以攻伐爲先謬造驚風
之說惑世誣民妄爲疳疾之丸戕生伐性天下之兒
之難甯有終窮乎前代賢醫歷有辨難而未成書
雖不才願解兒難

--	--	--	--	--	--	--	--

溫病條辨解兒難卷六

汪瑟菴先生參訂

吳 瑭鞠通氏著

徵以園先生同參 慈溪葉氏濬吾樓重鐫

朱武曹先生點評 梅橋阮志銳校字

兒科總論

古稱難治者莫如小兒名之曰啞科以其疾痛煩苦不能自達且其臟腑薄藩籬疎易於傳變肌膚嫩神氣怯易於感觸其用藥也稍呆則滯稍重則傷稍不

對證則莫知其鄉捉風捕影轉救轉劇轉去轉遠惟較之成人無七情六慾之傷外不過六淫內不過飲食胎毒而已然不精於方脈婦科透徹生化之源者斷不能作兒科也

汪按小兒但無色慾耳喜怒悲恐較之成人更專且篤亦不可不察也

俗傳兒科爲純陽辯

古稱小兒純陽此丹竈家言謂其未曾破身耳非盛

陽之謂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男子生於七
成於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識八歲換食牙漸開
智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歲真牙生
俗謂盡
根牙 而精足筋骨堅強可以任事蓋陰氣長而陽
亦充矣女子生於八成於七故七月生乳牙知提攜
七歲換食牙知識開不令與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
天癸至三七二十一歲而真牙生陰始足陰足而陽
充也命之嫁小兒豈盛陽者哉俗謂女子知識恒早

於男子者陽進陰退故也

兒科用藥論

世人以小兒爲純陽也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藥兒科之大禁也丹溪謂產婦用白芍伐生生之氣不知兒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氣也小兒春令也東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酸味人或知之甘則人多不識蓋弦脈者木脈也經謂弦無胃氣者死胃氣者甘味也木離土則死再驗之木實則更知其所以然矣木實惟

小兒每喜食
酸甘其理於
此可悟

經云壯火食
氣氣食少火

初春之梅子酸多甘少其他皆甘多酸少者也故調
小兒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錢仲陽之六味丸是也苦
寒之所以不可輕用者何炎上作苦萬物見火而化
苦能滲濕人倮蟲也體屬濕土濕淫固爲人害人無
濕則死故濕重者肥濕少者瘦小兒之濕可盡滲哉
在用藥者以爲瀉火不知愈瀉愈瘦愈化愈燥苦先
入心其化以燥也而且重伐胃汁直致瘵厥而死者
有之小兒之火惟壯火可滅若少火則所賴以生者

溫病條辨卷六 解兒難

三 渭南嚴氏彙

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故存陰退熱爲第一妙法
存陰退熱莫過六味之酸甘化陰也惟濕溫門中與
辛淡合用燥火則不可也余前序溫熱雖在大人凡
用苦寒必多用甘寒監之惟酒客不禁

兒科風藥禁

近日行方脈者無論四時所感爲何氣一概羌防柴
葛不知仲景先師有風家禁汗亡血家禁汗濕家禁
汗瘡家禁汗四條皆爲其血虛致瘳也然則小兒瘳

病多半爲醫所造皆不識六氣之故

瘧因質疑

瘧病之因素問曰諸瘧項強皆屬於濕此濕字大有可疑蓋風字誤傳爲濕字也余少讀方中行先生瘧書一生治病留心瘧證覺六氣皆能致瘧風爲百病之長六氣莫不由風而傷人所有瘧病現證皆風木剛強屈勁之象濕性下行而柔木性上行而剛單一濕字似難包得諸瘧且濕字與項強字卽不對中行

汪按方書首
一條引金匱
太陽病發汗
太多因致瘧
經但云發汗
太多并未言
濕方氏以汗
多流滴為濕
有心牽合素

瘧書一十八條除引素問千金二條餘十六條內脈
二條證十四條俱無濕字證據如脈二條一曰夫瘧
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二曰脈經云瘧家其脈伏
堅直上下皆風木之象濕之反面也餘十四條風寒
致瘧居其十風家禁下一條瘡家禁汗一條新產亡
血二條皆無所謂濕也者即千金一條曰太陽中風
重感於寒濕則變瘧也上下文義不續亦不可以為
據中行注云瘧自素問以來其見於傷寒論者乃叔

問未爲真確
且剛瘞無汗
何以亦謂之
濕方氏注此
亦覺難通而
強爲之說又
如水流滴風
去濕不去乃
濕家之禁桂
枝解肌尚不
欲大汗若麻
黃發汗並無
太過之禁况
本文汗多致
瘡正以血虛
之故並非因

和所述金匱之略也千金雖有此言未見其精悉可
見中行亦疑之且千金一書雜亂無章多有後人羸
雜難以爲據靈樞素問二書非神聖不能道然多述
於戰國漢人之筆可信者十之八九其不可信者一
二如其中多有後世官名地名豈軒岐逆科後世之
語而先言之哉且代遠年湮不無脫簡錯誤之處
學術淺陋不敢信此濕字亦不敢直斷其非闕疑以
俟來者

溫病條辨卷六 解兒難
五 渭南嚴氏彙

汗而濕因濕
而瘧方中乾
薑桂枝葛根
等湯亦無除
濕之義方氏
立論附會難
通後學勿爲
所誤可也

汪按古書甚少除朝廷史志外其餘學術皆師弟
以口耳相傳至戰國時始著之竹帛如內經等書
後人或以爲歧黃自作或以後人僞托皆非也

濕瘧或問

或問子疑素問瘧因於濕而又謂六淫之邪皆能致
瘧亦復有濕瘧一條豈不自相矛盾乎曰吾所疑者
諸字皆字似濕之一字不能包括諸瘧惟風可以該
括一也再者濕性柔不能致強初起之濕瘧必兼風

而後成也且俗名瘧爲驚風原有急慢二條所謂急者一感卽瘧先瘧而後病所謂慢者病久而致瘧者也一感卽瘧者只要認證眞用藥確一二帖卽愈易治也病久而瘧者非傷脾陽肝木來乘卽傷胃汁肝陰肝風鴟張一虛寒一虛熱爲難治也吾見濕因致瘧先病後瘧者多如夏月小兒暑濕泄瀉暴注一晝夜百數十行下多亡陰肝乘致瘧之類霍亂最能致瘧皆先病後瘧者也當合之雜說中風論一條參看

瘳癱與掣縱
義同方書云
或掣縱口張
爲瘳俗作瘳

以卒得瘳病而論風爲百病之長六淫之邪皆因風
而入以久病致瘳而論其強直背反瘳癱之狀皆肝
風內動爲之也似風之一字可以包得諸瘳要知瘳
者筋病也知瘳之爲筋病思過半矣

瘳有寒熱虛實四大綱論

六淫致瘳實證也產婦亡血病久致瘳風家誤下溫
病誤汗瘡家發汗者虛瘳也風寒風濕致瘳者寒證
也風溫風熱風暑燥火致瘳者熱瘳也

按此皆瘳證
屬火後世統

既立寒熱
虛實四大綱
如屋之有柱
矣此又分爲
九大綱層層
入細

謂之瘧矣
後另有論
俗稱慢脾風者虛寒瘧也本論後述本臟

自病者虛熱瘧也
亦係瘧證

小兒瘧病瘧病共有九大綱論

寒瘧○仲景先師所述方法具在但須對證細加尋
繹如所云太陽證體強几几然脈沈遲之類有汗爲
柔瘧爲風多寒少而用桂枝湯加法無汗爲剛瘧爲
寒瘧而用葛根湯湯內有麻黃乃不以桂枝立名亦
不以麻黃立名者以其病已至陽明也諸如此類須

平時熟讀其書臨時再加謹慎手下自有準的矣○

風寒咳嗽致瘧者用杏蘇散辛溫例自當附入寒門

風溫瘧

按此卽瘧證少陽之氣爲之也
下溫熱暑溫秋燥皆同此例

○乃風之正

令陽氣發泄之候君火主氣之時宜用辛涼正法輕
者用辛涼輕劑重者用輕涼重劑如本論上焦篇銀
翹散白虎湯之類傷津液者加甘涼如銀翹加生地
麥冬玉女煎以白虎合冬地之類神昏讖語兼用芳
香以開膈中如清宮湯牛黃丸紫雪丹之類愈後用

六味三才復脈輩以復其喪失之津液○風溫咳嗽

致瘧者用桑菊飲

方見上焦篇第十一頁

銀翹散辛涼例與風

寒咳嗽迥別斷不可一概用杏蘇辛溫也

溫熱瘧

即六淫之火氣消鑠真陰者也
內經謂先夏至為病溫者是也

○即同上風

溫論治但風溫之病瘧者輕而少溫熱之致瘧者多而重也藥之輕重淺深視病之輕重淺深而已

暑瘧

暑兼濕熱後有濕瘧一條此則偏於熱多濕少
之病去溫熱不遠經謂後夏至為病暑者是也

○按俗名小兒急驚風者惟暑月最多而兼證最雜

非心如澄潭目如智珠筆如分水犀者未易辦此蓋
小兒膚薄神怯經絡臟腑嫩小不奈三氣發泄邪之
來也勢如奔馬其傳變也急如掣電豈粗疎者所能
當此任哉如夏月小兒身熱頭痛項強無汗此暑兼
風寒者也宜新加香薷飲有汗則仍用銀翹散重加
桑葉咳嗽則用桑菊飲汗多則用白虎脈芤而喘則
用人參白虎身重汗少則用蒼朮白虎脈芤面赤多
言喘渴欲脫者卽用生脈散神識不清者卽用清營

湯加勾藤丹皮羚羊角神昏者兼用紫雪丹牛黃丸
等病勢輕微者用清絡飲之類方法悉載上焦篇學
者當與前三焦篇暑門中細心求之但分量或用四
之一或用四之二量兒之壯弱大小加減之瘧因於
暑只治致瘧之因而瘧自止不必沾沾但於瘧中求
之若執瘧以求瘧吾不知瘧爲何物夫瘧病名也頭
痛亦病名也善治頭痛者必問致頭痛之因蓋頭痛
有傷寒頭痛傷風頭痛暑頭痛熱頭痛濕頭痛燥頭

痛痰厥頭痛陽虛頭痛陰虛頭痛跌扑頭痛心火欲
作癰膿之頭痛肝風內動上竄少陽胆絡之偏頭痛
朝發暮死之眞頭痛若不問其致病之因如時人但
見頭痛一以羌活藁本從事何頭痛之能愈哉況瘧
病之難治者乎

濕瘧

按此一條瘧瘧兼有其因於寒濕者則兼太陽
寒水氣其泄瀉太甚下多亡陰者木氣來乘則

瘧

○按中濕卽瘧者少蓋濕性柔而下行不似風剛

而上升也其間有兼風之瘧名醫類案中有一條云

聖人不治已
病治未病不
治已亂治未
亂此其道也

小兒吐衄欲作癰者五苓散最妙本論濕温上焦篇
有三仁湯一法邪入心包用清宮湯去蓮心麥冬加
銀花赤小豆皮一法用紫雪丹一法銀翹馬勃散一
法千金葦莖湯加滑石杏仁一法而寒濕例中有形
似傷寒舌白不渴經絡拘急桂枝薑附湯一法凡此
非必皆現瘕病而後治蓋既感外邪久則致瘕於其
未瘕之先知係感受何邪以法治之而瘕病之源絕
矣豈不愈於見瘕治瘕哉若兒科能於六淫之邪見

刻醫學初階
幾於早吾知小兒之瘧病必少濕久致瘧者多蓋濕
爲濁邪最善瀰漫三焦上蔽清竅內蒙臚中學者當
於前中焦下焦篇中求之由瘧痢而致瘧者見其所
傷之偏陰偏陽而補救之於瘧痢門中求之

燥瘧○燥氣化火消鑠津液亦能致瘧其治略似風
溫學者當於本論前三焦篇秋燥門中求之但正秋
之時有伏暑內發新涼外加之證燥者宜辛涼甘潤
有伏暑則兼濕矣兼濕則宜苦辛淡甚則苦辛寒矣

不可不細加察焉燥氣化寒脇痛嘔吐法用苦溫佐以甘辛

內傷飲食瘵

俗所謂慢脾風者是也

○按此證必先由於吐瀉

有脾胃兩傷者有專傷脾陽者有專傷胃陽者有傷及腎陽者參苓白朮散四君六君異功補中益氣理中等湯皆可選用虛寒甚者理中加丁香肉桂肉果訶子之類因他病傷寒涼藥者亦同此例葉案中有陰風入脾絡一條方在小兒癘瘵厥門中其小兒吐

瀉門中言此證最爲詳細案後華岫雲駁俗論最妙
學者不可不靜心體察焉再參之錢仲陽薛立齋李
東垣張景岳諸家可無餘蘊矣再按此證最險最爲
難治世之訛傳妄治已久四海同風歷有年所方中
行駁之於前諸君子暢論於後至今日而其僞風不
息是所望於後之強有力者悉取其僞書而焚耳細
觀葉案治法之妙全在見吐瀉時先防其瘧非於既
瘧而後設法也故余前治六淫之瘧亦同此法所謂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客忤瘧

俗所謂驚嚇是也

○按小兒神怯氣弱或見非常之

物聽非常之響或失足落空跌扑之類百證中或有

一二非小兒所有瘧病皆因於驚嚇也證現發熱或

有汗或無汗面時青時赤夢中嚙語手足蠕動宜復

脈湯去參桂薑棗加丹參丹皮犀角補心之體以配

心之用大便結者加元參漉者加牡礪汗多神不甯

有恐懼之象者加龍骨整琥珀整硃砂塊

取其氣而不用其質

自無流弊必細詢病家確有所見者方用此例若語涉支

離猜疑不定者靜心再診必得確情而後用藥○愚
兒三歲六月初九日辰時倚門落空少時發熱隨熱
隨瘧昏不知人手足如冰無脈至戌時而瘧止身熱
神昏無汗次日早余方與復脈湯去參桂薑棗每日
一帖服三四杯不飲不食至十四日巳時得戰汗而
愈若當瘧厥神昏之際妄動亂治豈有生理乎蓋瘧
厥則陰陽逆亂少不合拍則不可救病家情急因亂

投藥餌胡針亂灸而死者不可勝紀病家中無主宰
醫者又無主宰兒命其何堪哉如包絡熱重唇舌燥
目白睛有赤縷者牛黃清心丸本論牛黃安宮丸紫
雪丹輩亦可酌而用之

汪按世妄傳驚風之證惟此一證乃副其名其因
風因熱等項之驚神氣昏憤往往對面擊鼓放銃
全然不知客忤之證則神驚膽怯畏見異言異服
極易分別也又按此證心氣素虛者復脈中須仍

用人參

本臟自病瘧

此證則瘧病也

○按此證由於平日兒之父母

恐兒之受寒覆被過多著衣過厚或冬日房屋熱炕

過暖以致小兒每日出汗汗多亡血亦如產婦亡血

致瘧一理肝主血肝以血為自養血足則柔血虛則

強故曰本臟自病然此一瘧也又實為六淫致瘧之

根蓋汗多亡血者本臟自病汗多亡衛外之陽則易

感六淫之邪也全賴明醫參透此理於平日預先告

諭小兒之父母勿令過暖汗多亡血暗中少卻無窮
之病矣所謂治未病也治本臟自病法一以育陰柔
肝爲主卽同產後亡血致瘳一例所謂血足風自滅
也六味丸復脈湯三甲復脈三方大小定風珠二方
專翕膏皆可選用專翕膏爲瘳止後每日服四五錢
分二次爲填陰善後計也六淫誤汗致瘳者亦同此
例救風溫溫熱誤汗者先與存陰不比傷寒誤汗者
急與護陽也蓋寒病不足在陽溫病不足在陰也

徵按痙證有五乃督脈病也秦越人難經督脈爲
病脊強而厥張仲景金匱脊強者五痙之總名其
證卒口噤背反張而瘳痙此段重重細說可以補
仲景之未備

小兒易痙總論

按小兒易痙之故一由于肌膚薄弱臟腑嫩小傳變
最速一由近世不明六氣感人之理一見外感無論
何邪卽與發表旣痙之後重用苦寒雖在壯男壯女

二三十歲誤汗致瘧而死者何可勝數小兒薄弱則
更多矣余於醫學不敢自信然留心此證幾三十年
自覺洞徹此理嘗謂六氣明而瘧必少敢以質之明
賢共商救世之術也

瘧病瘵病總論

素問謂太陽所至為瘧少陽所至為瘵蓋瘧者水也
瘵者火也又有寒瘵熱瘵之論最詳後人不分瘧瘵
瘵為三病統言曰驚風痰熱曰角弓反張曰搐搦曰

抽掣曰癇瘧厥方中行作瘧書其或問中所論亦混
瘧而爲瘧籠統議論葉案中治癇瘧厥最詳而統稱
瘧厥無瘧之名目亦混瘧爲瘧考之他書更無分別
前瘧病論因之從時人所易知也謹按瘧者強直之
謂後人所謂角弓反張古人所謂瘧也瘧者蠕動引
縮之謂後人所謂抽掣搐搦古人所謂瘧也抽掣搐
搦不止者瘧也時作時止止後或數日或數月復發
發亦不待治而自止者癇也四肢冷如冰者瘧也四

厥原有陰厥
陽厥之分

肢熱如火者厥也有時而冷如冰有時而熱如火者亦厥也大抵瘧瘵癰厥四門當以寒熱虛實辨之自無差錯仲景剛瘧柔瘧之論爲傷寒而設未嘗議及瘵病故總在寒水一門兼風則有汗有汗之柔瘵蓋寒而實者也除寒瘧外皆瘵病之實而熱者也濕門則有寒瘵有熱瘵有實有虛熱病久耗其液則成虛熱之瘵矣前列小兒本臟自病一條則虛熱也產後驚風之瘵有寒瘵仲景所云是也有熱瘵本論所補是

也總之瘧病宜用剛而溫瘧病宜用柔而涼又有瘧而兼瘵瘵而兼瘧所謂水極而似火火極而似水也至於癰證亦有虛有實有留邪在絡之客邪有五志過極之臟氣葉案中辨之最詳分別治之可也唐因前輩混瘵與瘧爲一證故分晰而詳論之以備裁采徵按此亦數千餘年之疑案莫能剖而析之女媧鍊石補天予獨不以其言爲河漢

六氣當汗不當汗論

六氣六門止有寒水一門斷不可不發汗者傷寒脈
緊無汗用麻黃湯正條風寒挾痰飲用大小青龍一
條飲者寒水也水氣無汗用麻黃甘草附子麻黃等
湯水者寒水也有汗者卽與護陽濕門亦有發汗之
條兼寒者也其不兼寒而汗自出者則多護陽之方
其他風溫禁汗暑門禁汗亡血禁汗瘡家禁汗禁汗
之條頗多前已言之矣蓋傷於寒者必入太陽寒邪
與寒水一家同類相從也其不可不發者何太陽本

寒標熱寒邪內合寒水之氣止有寒水之本而無標
熱之陽不成其爲太陽矣水來克火如一陽陷於二
陰之中故急用辛溫發汗提陽外出欲提陽者烏得
不用辛溫哉若溫暑傷手太陰火克金也太陰本燥
標濕若再用辛溫外助溫暑之火內助臟氣之燥兩
燥相合而土之氣化無從不成其爲太陰矣津液消
亡不瘥何待故初用辛涼以救本臟之燥而外退溫
暑之熱繼用甘潤內救本臟之濕外敵溫暑之火而

臟象化氣本來面目可不失矣此溫暑之斷不可發汗卽不發汗之辛甘亦在所當禁也且傷寒門中兼風而自汗者卽禁汗所謂有汗不得用麻黃無奈近世以羌活代麻黃不知羌活之更烈於麻黃也蓋麻黃之發汗中空而通色青而疏泄生於內地去節方發汗不去節尙能通能留其氣味亦薄若羌活乃羌地所生之獨活氣味雄烈不可當試以麻黃一兩煮於一室之內兩三人坐於其側無所苦也以羌活一

兩煮於一室內兩三人坐於其側則其氣味之發泄
弱者卽不能受矣温暑門之用羌防柴葛產後亡血
家之用當歸川芎澤蘭炮薑同一殺人利劍有心者
共籌之

徵按麻黃輕虛形如肺管宣陽救肺遇壅塞之證
有用至一二兩方效者羌活中實形如骨節故能
竄走週身追風至骨其去麻黃遠矣

疢疾論

疝者乾也人所共知不知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土
虛生於飲食不節飲食不節生於兒之父母之愛其
子惟恐其兒之飢渴也蓋小兒之臟腑薄弱能化一
合者與一合有半卽不能化而脾氣鬱矣再小兒初
能飲食見食卽愛不擇精粗不知滿足及脾氣已鬱
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兒之父母猶認爲飢渴而強與
之日復一日脾因鬱而水穀之氣不化水穀之氣不
化而脾愈鬱不爲胃行津液濕斯停矣土惡濕濕停

而脾胃俱病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
焦不受水穀之氣無以生血而血乾矣再水穀之精
氣內入五臟爲五臟之汁水穀之悍氣循太陽外出
悍衛外侮之邪而爲衛氣中焦受傷無以散精氣則
五臟之濕亦乾無以行悍氣而衛氣亦餒衛氣餒故
多汗汗多而營血愈虛血虛故肢體日瘦中焦濕聚
不化而腹滿腹日滿而肢愈瘦故曰乾生於濕也醫
者誠能識得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且扶土之不暇

猶敢恣用苦寒峻傷其胃氣重泄其脾氣哉治法允

推東垣錢氏陳氏薛氏葉氏誠得仲景之心法者也

疏補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氣第二妙法升陷下之

脾陽第三妙法甘淡養胃第四妙法調和營衛第五

妙法食後擊鼓以鼓動脾陽第六妙法

即古者以樂侑食之義鼓

蕩陽氣使之運用也難經謂傷其脾胃者調其飲食第七妙法

如果生有疝蟲再少用苦寒酸辛如蘆薈胡黃連烏

梅使君川椒之類此第八妙法若見疝即與苦寒殺

苦能燥濕辛
本燥氣之化

青州全蝎其
功尤勝

蟲便誤矣考潔古東垣每用丸藥緩運脾陽緩宣胃
氣蓋有取乎渣質有形與湯藥歧異亦第九妙法也
近日都下相傳一方以全蝎三錢烘乾爲末每用精
牛肉四兩作肉團數枚加蝎末少許蒸熟令兒逐日
食之以全蝎末完爲度治疳疾有殊功愚思蝎色青
屬木肝經之蟲善竄而疏土其性陰兼通陰絡疏脾
鬱之久病在絡者最良然其性慄悍有毒牛肉甘溫
得坤土之精最善補土稟牡馬之貞其性健順既能

補脾之體又能運脾之用牛肉得全蠟而愈健全蠟

得牛肉而不悍一通一補相需成功亦可備用一味

金雞散亦妙

用雞內金不經水洗者不拘多少烘乾為末不拘何食物皆加之性能殺蟲磨

積即雞之脾能復脾之本性

小兒疳疾有愛食生米黃土石灰紙

布之類者皆因小兒無知初飲食時不知何物即食

之脾不能運久而生蟲愈愛食之矣全在提攜之者

有以謹之於先若既病治法亦惟有暫運脾陽有蟲

者兼與殺蟲斷勿令再食以新推陳換其臟腑之性

復其本來之眞方妙

徵按奇偶偏方每多奏效其力專也猶憶幼務舉業時業師華陰孝廉李公也精於醫有以患疔證之小兒來求治者出一方則惟大棗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實以生軍外裹以麩煨透熟搗爲丸如小棗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補法也

痘證總論

卓識確論千古不磨

素問曰治病必求其本蓋不知其本舉手便誤後雖有錦繡心思皆鞭長莫及矣治痘名家古來不下數十可稱盡善不比溫病毫無把握尙俟愚陋之鄙論也但古人治法良多而議病究未透徹來路皆由不明六氣爲病與溫病之源故論痘發之源者祇及其半謂痘證爲先天胎毒由肝腎而脾胃而心肺是矣總未議及發於子午卯酉之年而他年罕發者何故蓋子午者君火司天卯酉者君火在泉人身之司君

火者少陰也少陰有兩臟心與腎也先天之毒藏於
腎臟腎者坎也有二陰以戀一陽又以太陽寒水爲
腑故不發也必待君火之年與人身君火之氣相搏
激而後發也故北口外寒水凝結之所永不發痘蓋
人生之胎毒如火藥歲氣之君火如火線非此引之
不發以是知痘證與溫病之發同一類也試觀六元
正紀所載溫厲大行民病溫厲之處皆君相兩火加
臨之候未有寒水濕土加臨而病溫者亦可知愚之

所謂禁表藥者禁恣用表藥耳設感有風寒不在此例總之不可拘執審證爲要觀後論務於七日前清去所感之外邪語意自明

非臆說矣

痘證禁表藥論

表藥者爲寒水之氣鬱於人之皮膚經絡與人身寒水之氣相結不能自出而設者也痘證由君火溫氣而發要表藥何用以寒水應用之藥而用之君火之證是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無後災以表藥治痘瘡後必有大災蓋痘以筋骨爲根本以肌肉爲戰場以皮膚結痂爲成功之地用表藥虛表先壞其立

功之地故入九朝灰白塌陷咬牙寒戰倒靨黑陷之
證蜂起矣古方精妙不可勝數惟用表藥之方吾不
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蘇矣更有愚之
甚者用表藥以發悶證是也痘發內由肝腎外由血
絡悶證有紫白之分紫悶者梟毒把持太過法宜清
涼敗毒古用棗變百祥丸從肝腎之陰內透用紫雪
芳涼從心包之陽外透白悶則本身虛寒氣血不支
之證峻用溫補氣血托之外出按理立方以盡人力

病在裏而責之表不亦愚哉

痘證初起用藥論

痘證初起用藥甚難難者何預護之爲難也蓋痘之
放肥灌漿結痂總從見點之初立根基非深思遠慮
者不能也且其形勢未曾顯張大約辛涼解肌芳香
透絡化濁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氣血虛寒用溫煦
保元者十之二三尤必審定兒之壯弱肥瘦黑白青
黃所偏者何在所不足者何在審視體質明白再看

已未現點所出何苗參之春夏秋冬天氣寒熱燥濕
所病何時而後定方務於七日前先清其所感之外
邪七日後只有胎毒便不夾雜矣

徵按治痘之法全是活潑潑地不可執一諺云走
馬看傷寒回頭看痘疹言其轉關最速也

治痘名家論

治痘之名家甚多皆不可偏廢者也若專主於寒熱
溫涼一家之論希圖省事禍斯亟矣痘科首推錢仲

陽陳文中二家錢主寒涼陳主溫熱在二家不無偏勝在後學實不可偏廢蓋二家猶水火也似乎極不同性宗此則害彼宗彼則害此然萬物莫不成於水火使天時有暑而無寒萬物焦矣有寒而無暑萬物冰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二家之學似乎相背其實相需實爲萬世治痘立宗旨宗之若何大約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發由溫氣之行用錢之涼者十之八九用陳之溫者一二七日以後本身氣血用事純賴臟

江州仙藥卷之
三刻醫學初階

和安一字極
有酌

真之火煉毒成漿此火不外鼓必致內陷用陳之温
者多而用錢之涼者少也若始終實熱者則始終用
錢始終虛寒者則始終用陳痘科無一定之證故無
一定之方也丹溪立解毒和中安表之說亦最為扼
要痘本有毒可解但須解之於七日之前有毒鬱而
不放肥不上漿者烏得不解毒哉如天之亢陽不雨
萬物不生矣痘證必須和中蓋脾胃最為吃緊前所
謂以中焦作戰場也安表之論更為妙諦表不安雖

至將成猶敗也前所謂以皮膚結痂爲成功之地而
可不安之也哉安之不暇而可混發以傷之也哉至
其宗錢而非陳則其偏也萬氏以脾胃爲主魏氏以
保元爲主亦確有見識雖皆從二家脫化而稍偏於
陳費建中救偏瑣言蓋救世人不明痘之全體大用
偏用陳文中之辛熱者也書名救偏其意可知若專
主其法悉以大黃石膏從事則救偏而反偏矣胡氏
輒投汗下下法猶有用處汗法則不可也翁仲仁金鏡

如此立法則
古人皆爲我
師古法皆爲
我用矣所謂
學無常師工
善爲師也

錄一書誠爲痘科寶筏其妙處全在於看認證真確
治之自效初學必須先熟讀其書而後歷求諸家方
不誤事後此翟氏聶氏深以氣血盈虧解毒化毒分
晰闡揚錢氏陳氏底蘊超出諸家之上然分別太多
恐讀者目眩愚謂看法必宗翁氏葉氏有補翁仲仁
不及之條治法兼用錢陳以翟氏聶氏爲錢陳之注
參考諸家可也近日都下盛行正宗一書大抵用費
氏胡氏之法而推廣之恣用大汗大下名歸宗湯石

膏大黃始終重用此在梟毒太過者則可豈可以概
治天下之小兒哉南方江南江西等省全恃種痘一
遇自出之痘全無治法醫者無論何痘概禁寒涼以
致有毒火者輕者重重者死此皆偏之爲害也

痘瘡稀少不可恃論

相傳痘瘡稀少不過數十粒或百餘粒根顆圓綻者
以爲狀元痘可不服藥愚則以爲三四日間亦須用
辛涼解毒藥一帖無庸多服七八日間亦宜用甘溫

托漿藥一帖多不過二帖務令漿行滿足所以然者
何愚嘗見稀少之痘竟有漿行不足結痂後患目毒
流心肝二經或數月或半年後煩燥而死不可救藥
者

汪按產者常也可不服藥痘則病也當以藥調惟
藥之不當反不如勿藥耳所云三四日七八日者
當參之形色不可執一

痘證限期論

見愈小則期
愈促此限不
可不知

痘證限期近日時醫以爲十二日結痂之後便云收
功古傳百日內皆痘科事也愚有表姪女於三四月
閒出痘漿行不足百日內患目目珠高出眼外延至
次年二月方死死時面現五色忽而青而赤而黃而
白而黑蓋毒氣遍歷五臟三晝夜而後氣絕至今思
之猶覺慘甚醫者可不慎哉十二日者結痂之限也
況結痂之限亦無定期兒生三歲以後者方以十二
日爲準若初周以後只九日限耳未周一歲之孩不

過七日限

行漿務令滿足論

近時人心不古競尙粉飾草草了事痘頂初渾便云漿足病家不知惟醫是聽漿不足者發痘毒猶可醫治若發於關節隱處亦致喪命或成廢人患目煩燥者百無一生卽不死而雙目失明矣愚經歷不少漿色大約以黃豆色爲準痘多者腿腳稍清猶可愚一生所治之痘痘後毫無遺患無他謬巧行漿足也近

時之弊大約有三一由於七日前過用寒涼七日後
又不知補托畏溫藥如虎甚至一以大黃從事此用
藥之不精也二由於不識漿色此目力之不精也三
由於存心粉飾心地之不慈也余存心不敢粉飾不
忍粉飾口過直而心過慈以致與世不合目擊兒之
顛連疾苦而莫能救不亦大可哀哉今作此論力矯
時弊實從數十年經歷中得來見痘後之證百難於
痘前蓋痘前有漿可上痘後無漿可行痘前自內而

外出外者順痘後自外而內陷內陷者逆也毒陷於絡猶可以法救之毒陷於臟而臟真傷考古竟無良法可救由逆痘而死者醫可以對兒由治法不精而遺毒死者其何以對小兒哉閱是論者其思慎之於始乎

汪按北方之一以大黃從事猶南方之專用升發溫補也然北方之法在梟毒之證有宜用者余甥女出痘於二十日外猶日用大黃計前後用大黃

徵按疹肺病也凡腑藥都用不著明明發於皮毛非若瘡癰之發於陽明肌肉

至四五觔石膏稱是然後收功每日服四兩大黃濃汁方能進食此亦不可不知總之無一定之痘故無一定之方前論二言盡之矣

疹論

若明六氣爲病疹不難治但疹之限期最迫只有三日一以辛涼爲主如俗所用防風廣皮升麻柴胡之類皆在所禁俗見疹必表外道也大約先用辛涼法解後用甘涼收功赤疹誤用麻黃三春柳等辛溫傷

也但爲其有
出沒之勢
俗爲透表
不知疹爲
物耳

肺以致喘咳欲厥者初用辛涼加苦梗旋覆花上提
下降甚則用白虎加旋覆杏仁繼用甘涼加旋覆花
以救之咳大減者去之凡小兒連咳數十聲不能回
轉半日方回如雞聲者千金葦莖湯合葶藶大棗瀉
肺湯主之近世用大黃者殺之也蓋葶藶走肺經氣
分雖兼走大腸然從上下降而又有大棗以載之緩
之使不急於趨下大黃則純走腸胃血分下有形之
滯並不走肺徒傷其無過之地故也若固執病在臟

瀉其腑之法則誤矣

瀉白散不可妄用論

錢氏製瀉白散方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肺
火皮膚蒸熱日晡尤甚喘咳氣急面腫熱鬱肺逆等
證歷來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時珍以
爲瀉肺諸方之準繩雖明如王晉三葉天士猶率意
用之愚按此方治熱病後與小兒痘後外感已盡真
氣不得歸元咳嗽上氣身虛熱者甚良若兼一毫外

不兼一毫外
感方用宜細
審之

海... 刻醫學初階

感卽不可用如風寒風温正盛之時而用桑皮地骨
或於別方中加桑皮或加地骨如油入麵錮結而不
可解矣考金匱金瘡門中王不留行散取用桑東南
根白皮以引生氣燒灰存性以止血仲景方後自注
云小瘡卽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
根勿取之沈日南注云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
故勿取之愚按桑白皮雖色白入肺然桑得箕星之
精箕好風風氣通於肝實肝經之本藥也且桑葉橫

近世皆以爲
肺藥耳皆不
能格物之過

紋最多而主絡故蠶食桑葉而成絲絲絡象也桑皮
純絲結成象筋亦主絡肝主筋主血絡亦主血象筋
與絡者必走肝同類相從也肝經下絡陰氣如樹根
之蟠結於土中桑根最爲堅結詩稱徹彼桑土易言
繫於苞桑是也再按腎脈之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
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肺
與腎爲子母金下生水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
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

受此害者頗多不獨小兒也

諺有云上地
俞玩枸杞我

之陰而咳嗽永不愈矣吾從妹八九歲時春日患傷風咳嗽醫用杏蘇散加桑白皮至今將五十歲咳嗽永無愈期年重一年試思如不可治之嗽當早死矣如可治之嗽何以至四十年不愈哉亦可以知其故矣愚見小兒久嗽不愈者多因桑皮地骨凡服過桑皮地骨而嗽不愈者即不可治伏陷之邪無法使之上出也至於地骨皮之不可用者余因仲景先師風寒禁桑皮而悟入者也蓋凡樹木之根皆生地中而

獨知根孰謂
俚言無理哉

獨枸杞之根名地骨者何蓋枸杞之根深入黃泉無所終極古又名之曰仙人杖蓋言凡人莫得而知其所終也木本之入下最深者未有如地骨者故獨異眾根而獨得地骨之名凡藥有獨異之形獨異之性得獨異之名者必有獨異之功能亦必有獨異之偏勝也地骨入下最深稟少陰水陰之氣主骨蒸之勞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而可用之哉或曰桑皮地骨良藥也子何畏之若是余曰人參甘草非良藥

耶實證用人參中滿用甘草外感用桑皮地骨同一
弊也

萬物各有偏勝論

無不偏之藥則無統治之方如方書內所云某方統
治四時不正之氣甚至有兼治內傷產婦者皆不通
之論也近日方書盛行者莫過汪訥菴醫方集解一
書其中此類甚多以其書文理頗通世多讀之而不
知其非也天下有一方面可以統治四時者乎宜春

地有高下燥
濕之不同人

有東西南北
之互異而人
之身又有肥
瘦長短之不
齊人之性又
有緩急剛柔
之難一

者卽不宜夏宜春夏者更不宜秋冬余一生體認物
情只有五穀作飢可以統治四時饑病其他未之聞
也在五穀中尙有偏勝最中和者莫過飲食且有冬
日飲湯夏日飲水之別況於藥乎得天地五運六氣
之全者莫如人人之本源雖一而人之氣質其偏勝
爲何如耶人之中最中和者莫如聖人而聖人之中
且有偏於任偏於清偏於和之異千古以來不偏者
數人而已常人則各有其偏如靈樞所載陰陽五等

可知也降人一等禽與獸也降禽獸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與石也用藥治病者用偏以矯其偏以藥之偏勝太過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無好尚無畏忌惟病是從醫者性情中正和平然後可以用藥自不犯偏於寒熱溫涼一家之固執而亦無籠統治病之弊矣

汪按食能養人不能醫病藥能醫病不能養人無病而服藥有病而議藥此人之大患也茯苓甘草

誤用亦能殺人巴豆砒霜對病卽能起死舍病而論藥庸人之通病也又按今世醫者學醫惟求其便病家擇醫惟求其穩然非通何由得便非當無所謂穩舍通而求便舍當而求穩必天人性命矣

草木各得一太極論

古來著本草者皆逐論其氣味性情未嘗總論夫形體之大綱生長收藏之運用茲特補之蓋蘆主生幹與枝葉主長花主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則收

直從格物致
知得來可括
本章一部

藏皆在子凡幹皆升蘆勝於幹凡葉皆散花勝於葉
凡枝皆走絡鬚勝於枝凡根皆降子勝於根由蘆之
升而長而化而收子則復降而升而化而收矣此草
木各得一太極之理也

愚之學實不足以著書是編之作補苴罅漏而已末
附二卷解兒難解產難簡之又簡祇摘其吃緊大端
與近時流弊約略言之耳覽者諒之

温病條辨卷六終